

實用美文指南

全一冊

上海
中華書局印行

緒言

說文訓文爲錯畫。釋名曰。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會集衆學。以成經義。蓋文繡然也。故文之本義。卽函美意。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曰。文之爲德也。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旣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箏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鐸。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與。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又麗辭篇曰。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劉勰論文之爲義。始於天地。

自然之象。而易畫爲人文之先。又以孔子制文言。辭多比偶。合於美文之法度。蓋易卦取象天地交錯相雜。是曰文之大原。卽美文之形式也。若夫人文之實質。根於心志所發情感所動。則昭於詩樂。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之所歌。卽是詩。故六藝之中。易與詩樂並屬美文。禮書春秋並屬實用文。樂正崇四術。以詩書禮樂爲教。卽以美文與實用文兼教也。實用文在敷陳其事。辭達而已。美文則有所比類。以博其趣。爲之藻績而塗飾之。斯其辨矣。

阮元肇經室集文言說曰。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辭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

單行之語。縱橫姿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蓋劉勰之論文。言取其比對之意。阮元之說。又明其用韻之理。以其便於記誦。故可行遠。而歌詩箴銘有韻之文。並同此意。然則就其形式而言。凡詞。尚比對。且協於宮商者。皆是美文矣。

易教精微廣大。無所不包。惟孔子文。言合於麗辭詩樂本一。故美文之原。蓋取則於詩教也。其後諸體枝條漸廣。陸機文賦述文凡十體。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以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晉世已有文筆之分。既名文。賦則以上十體宜。並是美文。故繼之曰。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遺音也貴妍。暨聲音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此爲論美文也。審矣。此後昭明文選所錄。純是美文。其序述美文之源流。及其體製。曰詩序。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苟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志。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嘆。舒布爲詩。旣言如彼。總成爲頌。亦又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誅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制狀。衆制鋒起。源流閒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

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昭明所述文體。視文賦猶爲增多。蓋齊梁之際。爲美文最盛之時。一切述作。自史書外。無不行以儷體。故文選序又論其所未取。諸文曰。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言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師。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蓋文選不取經書。以其不可剪削。至於諸子及游說之詞。與夫史傳。皆謂爲事異篇章。殆以數者是實用文。而非美文也。美文之範圍。文選所錄爲最廣矣。

故就言語與文章言之。則言語主實用。文章主美。就後世文筆之分言之。則筆主

實用文主於美。於是。以文之一體而分之。曰駢文。散文。則散文主實用。駢文主美。又以文章之全體而分之。曰詩。曰文。則文主實用。詩主於美。此其大略也。總而言之。吾國所謂美文。有二定義。一在比對。一在用韻。駢文用比對。詩用比對。而又用韻。故詩是美文之尤也。駢文後益務諧平仄。亦是句中。有韻。惟句末不用韻耳。然詩體要爲尤美。古世賦頌箴銘。既皆詩之流。後又支爲詞曲。後世爲詩歌。諸體者。日多而爲駢文者。較少。是以詩實占美文之一大部也。

有在古世爲美文。而今人罕爲之者。是亦無取論其法式。今世通行美文。惟詩詞最盛。故茲所論。以詩詞爲主。駢文變爲四六。體製亦有古今之殊。今尙不乏爲之者。惟論其法度。鮮簡要之書。輒於末卷。仿同一之體例。而爲之。可以考焉。若夫西方文學者。以戲曲小說。同列美文。蓋瀛夏殊尙。小說命意。誠有美者。而其文體。未盡美也。吾國戲曲。元明閒作者。頗多。要未及西方之盛。故咸靡得而論矣。

實用美文指南

目錄

卷上

第一編 詩學指南

第一章 詩學通論

第一節 詩之淵源

第二節 詩體論

第三節 詩法論

第二章 古詩

第一節 樂府及古詩體勢論

第二節 古詩實用格式

第三章 律詩

第一節 聲韻與律體之淵源

第二節 句法

第三節 律詩實用格式

卷中

第二編 詞學指南

第一章 詞學通論

第一節 詞之淵源及體製

第二節 作詞法

第三節 古今詞家略評

第四節 詞韻

第二章 填詞實用格式

第一節 小令

第二節 中調

第三節 長調

卷下

第三編 駢文指南

第一章 駢文通論

第一節 駢文之淵源

第二節 駢文研究法

第二章 駢文體格及變遷論

第一節 齊梁以前之駢文

第二節 永明體

第三節 徐庾體

第四節 唐駢文

第五節 宋四六

第六節 元明四六之不振及清代諸家略論

實用美文指南 卷上

第一編 詩學指南

第一章 詩學通論

第一節 詩之淵源

子夏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子夏詩序。未言詩起於何時。然謂情志動而爲詩。則人生而有情。志詩之興。固宜。至早。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此承詩序而論詩之起原也。

鄭康成詩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正義釋之曰。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又曰。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

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賁。桴。簫。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賁。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爲田報祭。案易繫辭稱神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爲一。禮記載伊耆氏蜡辭曰。土反其宅。此已用韻。是詩之原。據正義此辭出神農時矣。大庭有鼓。簫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尙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正義稱神農時疑有詩。以樂器徵之。謂有樂然後有詩。據子夏序稱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則有詩然後有樂。古史考謂伏羲作瑟。禮云女媧之笙簧。卽神農前已有樂器。故伏羲有駕辨之曲。楚辭注。網罟之歌。樂志。其樂曰立基。曰扶來。緯。孝經。神農樂曰下謀。曰扶持。則詩之所興至遠。惟其辭不傳耳。呂覽稱葛天氏之樂。三人摯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又但有篇名。其詞亦亡。故皇時詩歌之傳者。惟伊耆氏蜡辭疑

出於神農耳。吳越春秋。越王欲謀復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_肉矢。字文心雕龍曰。斷竹黃歌。乃二言之始。則以此歌在黃帝時。然黃帝時已有弓矢。弓緣弩而作。彈復在前。若然。此歌亦宜傳自皇時也。蓋民生而有悲愉之情。其發於聲音。自然有舒疾長短。詠歎往復之和。是以文學起原。韻文必先於散文。樂又由詩而作者也。

黃帝之時。書契漸備。文體日多。後世書多記於黃帝者。大戴記載黃帝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莊子載黃帝時有焱氏頌。漢志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稱黃帝有巾几之法。皇王大紀稱帝軒作輿几之箴。此皆韻文也。至於堯舜之世。當益有詩歌。堯有大唐之歌。舜之命夔。是詩教之始。而賡歌之詞。載於虞書。尸子又有舜南風歌。比興賦頌。自茲而作。夏商承之。其流未沫。周禮敎六詩。卽是詩之六義。孔子錄詩。則自商始。孔穎達毛詩正義曰。比賦興

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而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此自有詩。以至六義所起之大略也。

詩雖有六義。而孔子所敘。實僅風雅頌。詩正義曰。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言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

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據上說則六義並在諸詩中。要所謂四始則僅限於風雅頌。及風雅寢聲而後比賦興之義又顯矣。

屈原作離騷於詩亡之後。說者以爲兼風雅之旨。然其體實是賦也。故漢志敘屈原賦二十五篇。以爲賦者古詩之流也。賦中每兼有比興義。後世爲詩劣於風雅而近於比賦興。是詩之變也。由屈宋至於漢世。賦體最盛。當時又有五言七言五言之作。尤廣。唐以來則五七言並尙於世。特以五七言名爲詩。而賦別爲一體。然所謂詩之體。要不出比賦興也。鍾嶸詩品嘗論之曰。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此以五言能兼用比賦興體。當時